

方英文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HOUHUAYUAN

后花园



方英文 || 著



后花园



HOUGHUAYUA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后花园/方英文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592 - 4

I. 后... II. 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5425 号

责任编辑 时海玲

特约编辑 陈莉莉

封面装帧 王小阳

后 花 园

方英文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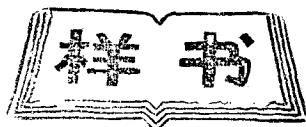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8.75 插页 5 字数 241,000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8,00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592 - 4/I · 490

定价 28.00 元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乙酉年初雪日，漫步西安城河岸，腹稿《后花园》

楚令尹的曾本要子名叫下吊子，给他生了一个
 女儿，不久便跳井自杀。那是日本飞机预
 警轰炸西安之时，日本要子遭遇轰炸的结果。
 日本飞机轰炸西安的原因，即开始是误信西安要成
 为陪都。有人劝蒋介石，说西安是华夏第一大
 强盛之都，昭下国势危如累卵，如果将西安当
 作陪都，必将重剑我革命，风险太大也。不利，
 那好吧，据佳音委员长说，蒋等驱逐寇后，
 是都长安吧。结果陪都迁到重庆，日本飞机随之
 去轰炸重庆。飞机是从日本已经占领的山西
 河南的机场起飞的。西安是东敌进军中原最大城市

重庆的
 经过的
 印

《后花园》作者手迹

人的所有行动，都是为了丰富晚年的回忆。全部往事由此而来，因而历史总是弥漫着诗意的虚构。

——题 记

01

火车不断地钻进隧道，不断地窜流出来。黑暗与光明像两只手掌，翻转交替地扇着人的耳光。车厢里的嘈杂声被奔驰的轰鸣声淹没掉，感觉是那种“震耳欲聋的宁静”。玻璃窗外滑翔着天朗气清，目光所及全是绿水青山，以及夹杂在绿水青山之间的零零星星的白房子。不用说，一切都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。

但是人的内在深处，那一个隐秘的世界里，却未必总是风调雨顺。比如我，我正处在内急状态。我斜靠在厕所门外，排着队，尽量让自己耐心些再耐心些。我排队的时间，估计已超过二十分钟。我站靠的姿势，还要竭力保持某种风度，因为我感觉有些目光正从我的背后注视着我，我要给我身后的目光传送一个比较优雅的造型。我前面排有五个人。好容易轮到我了，忽然腰被一拍，像是被一只拳击手套碰了一下，当然没有疼感，只是觉得棉厚。我回过头来，见是一个胖大的女人，肥阔的脸庞献给我一个哀求、谄媚的微笑，说：“兄弟，行行好，我这……”手里拿着卫生纸卷（可能就是拿它拍我的腰），用纸卷点了点下身，“女人啊！”我明白她的意思，看来她正在“倒霉”。

没说的，让她先进厕所吧。

我的绅士风度马上让我品尝了苦头，因为那女人一进厕所，我的内急便提速了，像一列肮脏的火车，哐当、哐当地要冲出我的身体。我不知所措，拼命将膝盖夹紧。还不能让两腿过于哆嗦，因为后面肯定有人一直注视着我呢。我顾不得一个男人应有的修养，不住地、粗俗地摇晃厕所的门把手，恨不能将那“有人”两个小红字抠下来扔掉。但是里面毫无反应，里面压根儿不在乎外面同胞的水火无情。我也曾想去另外的车厢找厕所，可是太拥挤，加之走动时更容易压迫内急。即使沿途顺利地走到另外的厕所，也许仍跟眼前的情景一样，还是“有人”！所以不如按老话来，走一处不如守一处。我追悔莫及，何必遵循女士优先。霎时间，我明白了“千钧一发”这个词汇的最本质的意义。我记得中学的一次考试，有道考题就是让人解释带点的词，“钧”字下面一个点儿。我没有答对，我答的是“人再多，发东西还是要按平均分配的原则”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，火车悄无声息地停下来。广播里告知旅客，说这是一次临时停车。一个女乘务员走过来，要锁厕所门，可是见了“有人”二字，当下明白了，也跟我一样粗俗地摇晃着门把手：“出来！出来！”我指着她那吊在钥匙链上的扳手说：“你拧开呀！太不像话了！”她刚把扳手插上去，我却多了一句嘴：“没见过这号女人！”一听此言，乘务员当即拔出扳手，翻我一眼，意思是“瞧你这德性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一本书上说女人是女人的天敌，未见得。

我的腿夹得更紧了，仿佛警察要竭力阻止游行队伍越过警戒线。我发现，火车上最神气的人并不是列车长，也不是乘警，而是那个掌握厕所钥匙的乘务员：车刚一停稳，她马上走过来拧死厕所，然后以刚登基的年轻女王的神气，昂首提臀地走了。她之所以如此神气，就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，她的举动牵连车上许多人的神经，那当然是一种极其难受的感觉。她分明知道有许多人看着她，但她目视前方，故意装作不知道，一任高跟鞋快速地敲击过道，一副要去参加舞会的样子；即便她知道大家的渴望，

她心里也默念着这样的台词：诸位别抱怨我哟，我这是严格执行制度哩，没有制度，社会岂不乱套！

我的支撑眼看要到极限。我见乘务员坐的小房间没锁，里面的小窗子也半开着。我想我也不笨，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给憋死不成！为什么不从小窗子翻出去？就翻了出去。许久以后我乘火车时重新观察同样的小窗子，便很惊奇我当初是如何翻出去的。莫非我当时突然掌握了缩身术？“有人跳车了！”“小偷？犯人？”我的身后有人喊着，但我心地光明，因此用不着害怕。正好不远处有一丛小树林，我紧紧夹住膝盖以上的大腿，只用小腿，小脚老太太似地跑过去。事后想来，我一定跑得很快，但是因了紧紧夹着大腿，那姿势肯定相当滑稽。

幸亏那丛小树林里，长着一大簇艾蒿，否则无法遮挡我。艾蒿专为端午节生长，所以它看上去标致，有袖珍乔木之风范，其实叶茎相当柔软；若遭遇一簇带刺植物，那我可晦气了，带刺也得蹲下来。我计算好时间，提前解松裤带，下蹲与裤子同掉。啊啊，那一种痛快淋漓、万事不想、逃离苦海的感觉，是何等的大快人心妙不可言啊！这时候，火车启动了，有人大喊：“喂，快上来！”声音是那么锐利，那么具有穿透力。我看见乘务员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车门，冲我拼命挥舞她手上的钥匙链，钥匙链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奇怪的是，我一点也不紧张，我完全忘掉我也是这列火车的乘客，反倒觉得好玩极了！想想看，我眼下是如何的一种大自在、大舒服，而那乘务员呢，又是怎样的紧张惶恐！这是她该遭的报应，谁叫她不在车上解决我的问题，谁让她那么牛气冲天！等着瞧吧，看你这个月怎么拿到奖金！

我蹲的这个地方，在一个出洞口的不远处。就是说，方才的临时停车，车的一半还卧在山洞里。当火车像巨蟒一样冲出山洞，眨眼钻入另一个山洞时，我恍然醒悟——我就是坐的这趟车呀！

我被抛弃了。我的身上找不出手纸，便揪了几片艾叶净身。看看地形，像江南的某些丘陵地带。我位置半坡，放目四察，才清楚这是大山深处。山下的河流在阳光下呈现出迷人的靛蓝色，两岸的庄稼绿油油的。不，那大概不算是庄稼，因为仔细看去，那应该是花已凋谢的油菜地。河堤，也就是公路上，车辆往来不多，也不高档，因为火车通后，火车就将公路的繁华吸食殆尽了。

现在我弄明白了：我乘坐的这趟火车，是由西安出发，或者开往武汉，或者开往重庆。走到秦巴山地的某一个地方，火车临时停下来。我由于内急难耐，车上的厕所始终“有人”，只好跳出车窗解手，被丢下了。就这么回事。

西安去武汉或重庆的客运尚未正式开通，还在试运行阶段，所以经常无规律地停车，以便给“特快”让路。铁路穿山越涧，刷新了这片蛮荒，可说是开天辟地，所以乘车的人特别多、特别拥挤。每列火车上，平生第一次见火车坐火车的人，差不多在八成以上。如果火车不拥挤，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是如此地迷恋人口生产，那我就有条件在火车上解决问题，决不至于冒险跳车了。

这个意外毕竟已经出现，我得面对现实。我总不能一直这么傻啦吧唧地站在原地不动吧。我得离开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发现飞来三只绿头苍蝇，落在我生产的污物上。苍蝇一大两小，大概是母子仨。我的山林经验告诉我，山林是相当洁净的，你专门到山林里找苍蝇，基本是缘木求鱼。可是如果你拉一泡屎，你就发现一个奇迹，苍蝇马上来了！苍蝇躲在何等隐秘的去处？你不可能知道。苍蝇以污秽为生又消除污秽，正如啄木鸟

能钳出树里的虫子一样，都是美化山林的不可替代的园丁。

行李包丢在火车的行李架上。包里装着几本书，以及牙膏、毛巾、剃须刀、口杯、地图什么的，还有手机、折叠伞及两盒点心、几包榨菜。按说手机应该随身携带，只是不晓得装哪个口袋合适。别在腰上？真是土包子，无非小财主一类人物，比如那些开矿的、贩毒的、拐卖妇女儿童发了财的爷们。在和暖的季节里，口袋里装个手机，会导致平展的衣服变形，看上去很不体面，也不利索。当然最初，手机是装在裤兜里的，并且调到震动上，以使在火车的噪声里，仍能与外界联系。人，就是这样自恋，老以为世界离不开自己。其实有你没你，世界根本不在乎。

手机放进行李包里，与想上厕所有关，更直接的原因是与一个女人有关，与她的美貌有关。女人，哎呀呀，真是讨厌！就因为有了女人，人生便演绎出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来。车出西安不足半小时，停在灞桥车站，上来一个女人，坐在我身边。我的第一印象是：真漂亮！是姑娘？是少妇？我无法判断，我能判断的，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如此标致的人儿了，于是一些浪漫的火花儿在我的脑海里叭叭叭地飞溅起来。自那以后我才明白：真正熟美的女人，就是那种你觉得她既是姑娘、又很像是夫人的女人。纯粹的姑娘，算不得女人，因为纯粹的姑娘像是半边红、半边青的苹果，仰望之诱人，摘过来涩牙；而年龄偏大的女人呢，又像是红过了头的柿子，松软得没有了分寸，仿佛拿个擀杖一擀，便可擀成足球场大的薄面饼。

惟有眼前这样的女人，才是恰到好处的女人，因为她有姑娘家的清纯，又散发出夫人、也只有夫人才能散发出的温暖宁馨的气息。这种气息无法以语言再现，似乎“憩园”二字正是说的这个意思——所有奔波疲倦的男人，梦想中的那个“她”。那其实就是家园。

我去年就发觉，三十三岁的我已有很长时间不对女人产生什么艳想了。我仿佛早已阅尽沧桑，老态龙钟了。看来不是这么回事。我没有衰

老，只因我没有遇见符合我审美观的美丽的女人。

她是怎样上车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发现的时候，她已经挤过人群，站在我身边了。可是，没有她的位子。她晃着手里的车票，提醒我身边的那个男子让坐。那个男子愣了一下，虽然眼里表明他迟早会被人撵走，但是他，还是要核实一下，免得自个太窝囊了。“我看看你的票。”他的眼睛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怀疑。“哦，在西安上车嘛，怎么跑到灞桥来上呢？！”照说他无权这么问，但是那女子依然低下头，老老实实地向他解释。“我早上听完课后，发现车已经发了，只好请朋友开车，往灞桥追。我还担心撵不上呢。”

那男子什么也没说，提了茶几上的花生米袋，走了。他走到车厢的结合部，开始吸烟，眼睛则一直盯着我们头顶上的行李架。美女和我对换一个眼神，不过语气主要还是自言自语式的：“他要是坚持不让，我也就算了。”我颌首会心一笑。为什么呢？全因那男子的貌相。

那男子的下嘴唇朝着肩膀方向咧去，咧得很厉害，咧得要耷拉掉的样子，并且发黑，像从牛嘴里斜耷拉出来的一条黑舌头。不像是天生的，应该是后天形成的，比如某次意外的灾祸。最近不断有矿难发生，也许眼前这个男子正是某次矿难的亲历者。所以我不应该嫌弃他。我从西安上车时，他正踮着脚，朝行李架上放东西。两大包东西，是那种一次性使用的化纤大提包。这样的行装，表明它的主人属于民工。我跟他同坐，是两人坐位。我本能地将自己的挎包放在我与他之间，似乎这样，就能拦截从他身上飘散过来的令人不大愉快的气味。我承认我的思想有点肮脏，但是身挨身地跟这么一个人坐在一起，总归不大舒服。如果他生活有困难，端个募捐箱来，我会毫不迟疑地给他捐点钱；但是让我与他同坐，难受。

刚落座不久，他从兜里掏出一包花生米，很客气地让我吃。我不知所措，因为我实在不忍瞧他的咧嘴巴。不过我还是勉强笑了笑，说“谢谢，我不饿”。他就伸出两根指头，探进塑料袋里，夹出一粒花生米，再勾回手，

怡然自得地丢进嘴里。就这么着，一颗接一颗的花生米，沿着一条小小的弧形轨道，准确地飞进他的嘴巴。当然还有没完没了的、咯嘣吧唧的声响。

我想我这次出行照样倒霉，照样跟一个如此的旅客同坐，而且是如此丑陋。这再一次毁灭了我的多情幻想。每次外出，每次拿到车票机票，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提前做个美梦，梦见一个可爱的人儿与我紧挨着身子，醒来时发觉丢人的口水已经濡湿了半条枕巾。但是这一回，我发现上帝开恩了，上帝先卖一个关子让我沮丧，然后突如其来地下派一个美女，让我突如其来地跌进喜悦的温泉里。

美女坐在我的身边，我在激动的同时，也有一种很不自在。她穿着白色的短袖，大方的开领，胸前——多么迷人的肤色——挂着一条细细的项链，她将高雅与朴素、时尚与传统、风流与贞洁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，我被陶醉得一塌糊涂了。我不敢看她，就闭上眼睛，贪婪地吸吮从她身上弥漫出来的，令人神魂颠倒的气息。我同时，将她的印象丢进我的脑海让它不住地回放，让我不住地反刍、揉搓，像揉搓面团似的。明亮的眼睛……那么黑的睫毛是不是假的……还有玉一般洁白的牙齿……

火车进秦岭隧道的时候，我想上厕所了。但我舍不得起身，我请求自己的身体憋一憋也无妨，因为我平生从未有过如此的艳遇。火车过隧道为何不熄灯呢？浪费电嘛。熄了灯，也许会发生点什么。我还抱怨这不该是火车，要是汽车的话，那么汽车拐弯时，我与她的身子就会摇晃，有摇晃就会有亲密接触，甚至会出现某种难能可贵的奇迹，比如她一不小心，被汽车晃得摔倒了，那么我就有了一个极其体面的理由，非常及时、非常惊讶、非常亲切地将她扶起来。但是在不怎么摇晃的，或者说摇晃得不怎么理想的火车上，如果你自晃身子接触她，那她一定认为你是个毫无教育的下流胚子。

我的心情很愉快，这是真的。但不能就此满足，得跟她搭上话儿。我

不住地赞叹窗外的景色，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又坐下，竭力装出自己颇有一副山水诗人的气质。但是她，我身边的美人儿，只是很节制、很矜持地笑那么一下，根本没有接我话茬的意思。我坐在临窗，想起所谓“女士优先”的原则，便温和地问她：“您是否坐到里边来？”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没话了。

内急又来了。但我依然不想就此起身，太没成就感了。我掏出手机，翻检短信笑话，假装刚刚接到的样子，或微笑，或淫秽地窃笑，或捂着肚子勾了脑袋装作强忍住不大笑实际上正是为了大笑，目的是引起她的注意，希望她说：什么笑话呀？念出来大家听听嘛。或者：真有意思，发到我的手机上吧。事实上我的策划，在我的周围，可以说引起了半个车厢的注意，惟独身边的她，还是那么不惊不乍的样子。我没有灰心，我想起她是因上课误了在西安上火车，就问她：“您是老师？研究生？”我很庆幸我的职业一定能给我与她的交流提供广阔的内容。可是听了我的询问，她将叠在大腿上的双手，调换一个姿势，只回答了吝啬的两个字：“是吧。”我给她出的，是一个选择题，她却如此不思不考地回答，怎么给她打分呢？说我不扫兴那是谎话。但从她的神情来看，我这个陌生的男人并不怎么让她讨厌。漂亮的女人时常处在戒备状态，正如名贵的器皿总要细心呵护一样，这向来是生活的常情。她说“是吧”的同时，将叠压在腿上的双手，压在下面的手换到上面，上面的手又压到下面。她的手修白极了，应该说比她的面部风景更为俊秀。她戴着一枚戒指，很细的一枚戒指，如果是个粗心大意的人，准会忽略了这个草影一般的戒指。她手上的戒指与她颈上的项链十分匹配。可惜我没记住她的戒指是戴在左手上还是右手上，戴又戴在哪根指头上。可见我是个该细不细的人，总体评估我属于粗糙的一个人，反正我不能胜任侦探或间谍一类的角色。不过就算我记住了，那我也无法判断她的婚否，因为我原本就没弄清戒指戴在什么指头上便代表什么意思。

坦率地讲，我没有发现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好色的人了。我得恬不知耻地承认，这是我仅有的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质。我在早年，在我六岁的时候，就发现漂亮的女人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。可是三十三年来，我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女人——她与我紧挨身子坐在一起，她的气韵，尤其是她的呼吸，像是云间弥漫下来的微微的仙乐，我断言，在整个车厢里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听得见这种仙乐！我毫不含糊地判断——我人生的最高峰业已来临！我要顺应天意，万不可辜负此情此景。

可是，内急在向我挑战。我清楚这人世间，好事与坏事，历来是结伴而至的。这是上天要考验我的意志、判断我的雅俗。但是我想了很多办法，都不能和她对接上，看来只能付诸行动了。要付诸行动就得要环境来配合，完全得靠运气来决定。令我惊讶的是，我这个贪婪的念头刚一冒出脑海，天呐，上帝大发眷顾之心了！就是说，忽然——灯熄了！——就在火车扑进山洞前的两秒钟，黑暗倏忽降临了——火车的震响倏忽扩张了五倍！我决不能犹豫什么，我横过手去，准确地将我的手覆盖到她的手背上，就像降落伞覆盖到一只羔羊身上。我感觉一瞬间，她的手一突，像受撞的松鼠尾巴要抽走。可是它没有抽走，反弹了一下依旧卧回了原处，只是微微地抖动着，那些潜伏在手背皮肤下的血管，那是一些我不能看见的微型河流，但我能感觉出那是一条条温暖的、鲜红的河流，浪花飞溅、激流奔涌……这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理感受，是我以己推人罢了。或许人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因为人家是美丽纯熟的女人呀，人家什么风浪没有经历过呢！

……火车在黑暗的隧道里怒吼着奔窜着，我将时间切割成万分之一的最小最小的单元，以便充分延缓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光。她的手是那样的光滑柔韧，我怀着无比崇拜的情怀，无限贞洁地将她的手拽过来，将它轻轻放在我的膝盖上。它还是那般微微抖动着，如此的抖动固然含着一些惊慌，但还不至于“失措”，它暗示着某种半推半就的默许、善解人意

的慷慨，因为我分明感觉出这种局部的、微妙的肢体语言——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拒绝这一突如其来的、被俘虏的遭遇，它表明它的主人对于艳遇早就预备着一些适度的欢迎。我能够将这种局部的肢体语言翻译出来：啊，怎么回事？！怎么跟这么一个人物同坐！算啦，忍一忍吧，隧道也就这么短的路程，电灯线路也会马上恢复……我恍惚看见窗外，窗外的隧道壁上，一些萤火虫似的亮光迎面而来，快速逝去，刷刷刷地，如飞翔的“月光的爪子”……汽笛如子弹般呼出枪膛……我明白了，出洞口越来越近了，一旦窜出洞口，一旦到了光明世界，生活立刻就恢复它原有的、该死的秩序和礼仪，所有的人立马就披上道德的袈裟，我肯定会遭受大家的目光的谴责，所以我必须紧紧抓住这极其有限、极其珍贵的黑暗时光。我要扩大战果。于是我，我想也不多想地，就将她的手捧起来，再将她的手翻过来，让她的掌心紧紧地贴住我的脸，于是一种幸福感，一种类似溺水者抓住舢板的感覺笼罩了我的全身……

火车出洞了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，全身心地笼罩在一种成就感里。

我们目光相视了，我们心领神会地互赠一个微笑，这种微笑是我们周围的任何人都可能看出来的。我的目光将她从头打量到脚，她穿着黑色的裤子，没有裤缝，就是说她的裤子没有被熨过，或者因为是绢绸一类的裤料，即使熨过也看不出什么棱角，大概是长腿女人不需要借助“笔挺的裤缝”吧。于是判断出她的身高肯定突破了一米七，就是说她和我的海拔高度差不多，甚至还比我高呢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同时站起来，我是不是就显得挺侏儒呢？自惭哪。一个女子的身高突破一米七，是不是就“玉树临风”？换句话说，一个一米五几的女子，纵然长得国色天香，能说是“玉树临风”吗？紧挨着玉树，瞧着她的一双长腿，再打量打量自个的胚子，我说：“哈，有点侏儒。”

我说出口的就这三个字，可是她马上明白了什么，便害羞地一低头，看了看自个的腿脚，说：“我其实，不该穿高跟鞋，可就是老忘记。”

你真不知道，这话差点儿把我感动哭了！她是如此的聪慧，如此准确地猜出了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来。我并不认为她在刻意满足我的虚荣心，不，我认为这完全是她的一种善良品格的自然流露。她是一个希望自己给别人带来愉快的人呐。我由此断定，她一定从优越的环境里熏染长大，书香门第呀，名门佳媛呀，白领丽人呀，一定在她的血液里含着相当的比例。否则，我一摸她的手，她很可能当即给我一耳光。教养良好的女子，打扮是规范的，只在某些微小的细节处露出一丝儿新颖来，而灵魂深处，却是很风情的。看上去暴露放浪的女人，先就把自个看成了“被消费品”，正表明了她的浅薄与不谙风月，你要想将她弄上床，工程量往往超乎你的预算，因为她的那点可怜的文化修养，总是固执地理解为你想占她的便宜。

内急再次警报。看来确实撑不下去了。我将手机塞进挎包，因为手机装在兜里，衣服就会变形，变形的衣服会给人以不好的视觉。挎包原本放在我俩之间的座位上，原本是为了阻隔那个男人的，权当是一个临时的篱笆，但是现在，它却成了障碍。所以，我在起身如厕时，将挎包拿起，放上行李架。我的意思是，待我方便后归来，我们之间就没有障碍了，双方更容易亲密接触了。

“不好意思，劳驾你！”我站起来，她立刻明白我要出去，便将她那紧贴一起的两腿朝外斜去，那个姿势，那个动态，优雅极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她的手上玩弄起一把钥匙，细长的，孤零零的一把钥匙。我清楚了，那是一把汽车钥匙，钥匙上吊着一个乳白色饰物，像一枚银币，银币上镌刻一个“罗”字。

好啊，她巧妙地告诉我，她姓罗。但也未必，因为如果，她已婚的话，这钥匙就可能是她丈夫的。就是说，她丈夫可能姓罗；或者，她随了丈夫的姓。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一些不入流的时尚族，比如香港回归后，由于香港的几个女官员在自家的姓前加上夫姓，内地的婚姻登记簿上也随之

出现了一些名字四个字的女人。

刚离开座位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我倾了下身子，无意间回头，又发现一处“亮点”——她的颈上，在“喉结”（女人当然没有这玩意儿）的右侧，长了两个小墨点，一个有芝麻大，一个有三粒芝麻合起来大，挨得不远不近，如一颗大星携带一颗卫星，十分的可爱，怎样的一个淘气啊。我在朝厕所方向边挤边走的途中，一直琢磨着她脖子上两个小墨点，那肯定不是“瘰子”，因为瘰子是指凸起的肉赘；也不能叫“痞子”，痞子是鼓起的小疙瘩，有的甚至长出一撮毛来；更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什么“美人痣”。我邻座的女菩萨呢，她脖子上的两点，像是点上去的两滴橄榄汁，然后由精通女红的仙女，拿着绣花针，轻轻地刺了那么两下，于是那橄榄色就永远安居下来。我想起来了，用我故乡的发音说，那应该叫“靛子”（读 yanzi）——当然不是指酒窝，而是指某种比酒窝更让人心疼爱怜的天然装饰品。

事实上我立刻就不想这个问题了，因为我排队在火车上的厕所门外，突然觉得体内的列车要呼啸而出，脑子里只有那两个不体面的字眼示威着、闹腾着。此时此刻，我忘了一切，我愿意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放弃我未来会拥有的一切，我不再希望得到什么，金钱、荣誉、爱情对我没有了任何意义，只要能让我马上解开裤子蹲下来……

03

由于贪色，我贪婪地想在美女身边多磨蹭一会儿，结果就造成眼下的局面。我被火车吐出来，掉进这个陌生世界里。我能看见山下的人家，但是眼底下的周围，却没有活物。这时一列油罐车，与我所乘客车的方向相反，“昂——”一声破洞而出。刚才的临时停车，大概与这辆油罐车相关。它的头部冲进前边的洞，尾巴尚未抽出身后的隧道。像个长长的铁蜈蚣。